

起點是國家間的權力分配格局及由其所決定的國際制度，沒有考慮到權力這一概念產生的環境和它在內外條件發展中本身所發生的變化。特別是各種趨勢性因素的影響，如高科技的發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國際社會的觀念與認知方式的變化，行為體通過「學習」獲得的「進步」等因素。

最後，與第一點相聯繫，克萊斯勒聲稱本書的分析方法借用了沃

爾茲的三層次分析法，但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卻過重地強調了第三層次的作用。在這一點上，其美國同行、著名國際政治學家基歐漢 (Robert Keohane) 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設想」(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在理論上更為周全，即既重視國際問題的國內根源，又強調國內問題的國際背景。而克萊斯勒只強調了單向度的影響，沒有探討它們的互動過程。

「時髦」的西美爾？

● 陳戎女



西美爾著，劉小楓編，顧仁明譯，李猛、吳增定校：《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

乍一看去，活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柏林學術界的西美爾 (Georg Simmel) 關心的問題相當地「時髦」(就當下學界所趕的時髦而言)，單單在國內新近編譯出版的《金錢、性別、現代生活風格》一書 (以下簡稱為《金錢》) 裏就可看到現代文化、貨幣現象、生活風格、女性文化、性別關係、賣淫活動、時尚、調情心理學等聽上去既新鮮又怪異的論題，這使西美爾全然不像一位嚴肅的哲學家，儘管他是哲學科班出身。西美爾也搞社會學，而且還是當時尚屬新生事物的社會學學科的大力倡者。是否社會學家就該像「松鼠」(科塞 [Lewis Coser] 語) 般跳躍性地追逐各種時髦現象呢？古典社會學者們肯定不會以為然，可見，不過是西美爾的個人視野獨

據說，與同時代的韋伯、涂爾幹所關注的宏大的建制性社會現象相比，西美爾的視野未免過於瑣細狹小了，因而主流社會學史幾乎沒有給他甚麼機會與這些經典社會學大師相提並論。果真如此？

西美爾把叔本華視為比尼采更偉大的哲學家。在這種並不很時髦的悲觀學說之上，他營構出了一套精緻而有趣的生命感覺論。西美爾自信其「感覺社會學」理解社會（特別是現代社會）的程度，比那些解剖社會外在結構和體制的研究更為深刻、精確。

好這些論題罷了。據說，與同時代的韋伯 (Max Weber)、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所關注的宏大的建制性社會現象相比，西美爾的視野未免過於瑣細狹小了，因而主流社會學史幾乎沒有給他甚麼機會與這些經典社會學大師相提並論。果真如此？

西美爾當然「時髦」(否則歐美學界不會在幾近忘記他一個世紀後重新關注起他的思想學說)，但這時髦卻與學術上流行的各色主義不相干。西美爾實質性的哲學基礎是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的悲觀形而上學而非二十世紀的學人趨之若鶩卻又屢屢誤讀的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超人哲學(不消說尼采對西美爾也有影響，但西美爾本人卻把叔本華視為比尼采更偉大的哲學家)。在這種並不很時髦的悲觀學說之上，他營構出了一套精緻而有趣的生命感覺論。跟主要關注社會結構、社會體系和社會制度等外在世界的韋伯不同，西美爾的形而上學思考一直盤旋在形形色色的感性碎片上。毋寧說西美爾論題之「時髦」源於他對現代性現象敏銳的感覺，因為，他的觸角已經探測到了現代生活的各個角落。現代社會的生活流變造成了現代人生存圖景的改觀，裂變為一個個「碎片」，西美爾感興趣的正是這些「碎片」。

弗里斯比 (David Frisby) 歸納出了西美爾的碎片或「瞬間圖景」的實質性內容：現代性的經驗是時間、空間和因果關係的不連貫和片斷化經歷，時間之短促易逝——剝離出永恆的現在，空間位置的不斷變化——界限與距離的消除，因果關係之偶然——歷史必然性的缺席和

方式與目的顛倒。時、空、因果經驗的全面轉型導致了現代生活只能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如何才能抓住這飛逝而過的碎片呢？西美爾以為只有去體味、考究內在經驗的變化本質。他自信其「感覺社會學」(Soziologie der Sinne) 理解社會（特別是現代社會）的程度比那些解剖社會外在結構和體制的研究更為深刻、精確。「根據每一種感覺的鮮明特色，每種感覺都為建構社會存在作出了典型貢獻，感覺印象的細微差別與社會關係的獨特方面相呼相應。」探究生命感覺的碎片要冒被斥之為「時髦」(抨擊者的言下之意就是「膚淺」) 的風險，但西美爾不斷實實在在地冒了這個風險，原因無他，只不過是因為他要通過這些感性碎片揭示現代生活內部的精神品質問題。

《金錢》一書收錄了西美爾勘察現代性的力作——《貨幣哲學》(Philosophie des Geldes, 1900) 的部分內容，「貨幣哲學」的本意就並非像《資本論》那樣單純地分析貨幣的經濟學問題，而是將貨幣與心理學、精神文化甚至形而上學聯繫起來，展現「貨幣對內心世界，對個體的生命力，對他們命運的關聯，對整體文化發揮的效果」。由此出發，西美爾現代性研究的主幹就是廓清貨幣經濟和大城市的發展對現代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和內心生活的影響。譬如，韋伯和西美爾均看到現代社會—文化的一個症候乃是理性化傾向，但韋伯料理的是「祛魅」之後理性化社會的制度轉型和科層表現，西美爾則關注文化理性化的重新定位後，現代人的心理體驗結構的再構架，以及在理性的「精神特

權」之下，現代人隱秘的無意識生命直感的界定，否則他大談漠然 (blase)、玩世不恭 (cynicism)、矜持 (reserve) 等現代心理品格幹甚麼。可以說，西美爾的理論目標無一例外地是把握真實的內在「生活—世界」的變化，觸撫散落在生活角落裏的心理和感覺碎片，他是以一種感性化的方式體驗着現代社會的經濟嬗變導致的文化品質的嬗變。

西美爾偏重於審理現代文化 (包括社會化和個體化) 的精神品質和現代個體的內心體驗結構，其言述方式的細微和思想內容的獨特，實質上完善了古典社會學理論的結構框架。國內的現代性學說主要糾纏於以韋伯為代表的實證理論和新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西美爾的文化現代性思想已經構成與這兩種理論的結構性張力關係。相對於韋伯的實證研究，西美爾開闢的是心理主義式的個體心性和體驗結構的現代學說；相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西美爾力主的是價值中性的審美式社會解讀。故此《金錢》一書的編者才力主西氏學說「超逾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的兩極」。他的現代性思想會引起當代研究現代文化學說 (不惟社會學) 的學者們的注目，不是再自然不過了嗎？

西美爾的同時代人、與他共同搞過研究的阿特曼 (S. P. Altmann) 稱讚他「是對心理情緒最天才的闡釋者之一，他感受靈魂最微妙震顫的天賦無人匹敵」。也許正是因為自恃有這等天賦，西美爾才會放膽遊走在和人類內心結構相關契的各種領域。幾乎沒有甚麼領域是西美爾未曾涉

獵過的，比如音樂、雕塑、建築、文學、宗教等等 (但他把這些都統括在文化論題之下)，這難免給他招來治學不專、愛趕「時髦」的惡名。但，生前被指斥為「時髦」的西美爾在學術圈裏一點兒也不「時髦」 (也就是說並非主流思想形態)，而今又重新「時髦」的事實難道不正是應了他論述「時尚」時的那句話：「時尚總是站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分水嶺上，因而比其他許多現象傳遞出更為強烈的現時感，起碼在時尚的巔峰期是如此。我們所說的現在往往只不過是過去的片斷與將來的片斷的結合。」

《金錢》的編者劉小楓盛讚西美爾的文筆「典雅、節制、有質感」之餘，也坦承其「幽雅的厭倦」造成譯事之難。西美爾運思行文裏典型的晦澀曖昧可能會使初讀者有困惑之感，不過這不應掩蓋其思想的穿透力。眾所周知劉小楓的現代性社會理論研究也有對西美爾的述評，但他倒並非只是念念不忘給漢語學界提醒着西美爾思想的存在，由他編選的幾乎涵蓋了西氏所有論述宗教的經典文獻的《現代人與宗教》一書於1997年已在香港面世，如今讀者又有幸讀到《金錢》一書。這兩本書加上十年前出版的那本隨筆集《橋與門——齊美爾隨筆集》就是目前筆者所見到的西美爾漢譯成書的全部了 (又，據傳台灣有《金元哲學》〔即《貨幣哲學》〕的譯本，但遍尋未果)。本書編譯和審校的嚴謹讀者一讀便知。筆者幾年前曾見到從英文譯出的原譯稿，審校者又對照德文通校，改動較大，且增補了諸多對讀者有益的德語關鍵詞原文以及頗見功力的譯註。

國內的現代性學說主要糾纏於以韋伯為代表的實證理論和新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西美爾的文化現代性思想已經構成與這兩種理論的結構性張力關係。故此《金錢》一書的編者才力主西氏學說「超逾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的兩極」。